

张炜 著

张炜文学回忆录



SPM

志方出版传媒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张炜 著

张炜文学回忆录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· 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炜文学回忆录 / 张炜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218-11876-5
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张炜—回忆录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46770 号

ZHANGWEI WENXUE HUIYILU

张炜文学回忆录

张炜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肖风华

丛书主编: 陈思和

责任编辑: 胡扬文

排 版: 广州市奔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装帧设计: 张力平

责任技编: 周 杰 吴彦斌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恒美印务 (广州) 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毫米 × 1194毫米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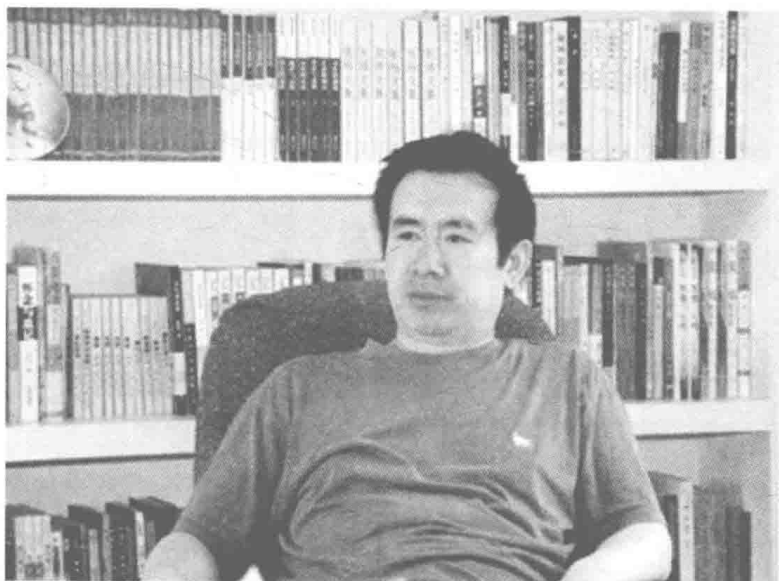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8.75 字 数: 220千

版 次: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

张炜，当代著名作家，1956年出生于山东龙口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。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、山东省作协主席。代表作有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你在高原》《刺猬歌》《外省书》等，曾获多种文学大奖。《你在高原》获茅盾文学奖。其作品被译为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瑞典等多种文字出版。

总 序

陈思和

20世纪的中国社会大潮从启蒙到革命，从抗战到解放，从浩劫到反思，浩浩荡荡。在此语境下的文学思潮，其主体也表现为激情引导下的青春澎湃，一路呼啸。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中国文学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、宽松而多元的年代。

1978年初，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不久，同班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《伤痕》，一下子触动了全社会痛定思痛的神经，于是“伤痕文学”引起风潮。理论界还在那里忙着讨论什么“歌颂”还是“暴露”、“社会主义体制下会不会产生悲剧”等夹缠不清的话题时，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呼啦一下通过了这部作品，由此开启了被

称作“新时期文学”的方向。差不多在同一时间，思想解放运动中诞生的《今天》等一批民刊，被称作“朦胧诗”的新诗潮流开始在青年读者中广为传诵，尽管不很确切，尽管引起了争论，但是“新的美学原则”由此得到普遍认可，改变了诗歌创作的路径。1985年，一批知青作家尝试从民间民俗文化描写入手，融汇传统审美特点与西方现代主义手法，以此改变文学与政治紧密捆绑的写作观念，兴起了蓬蓬勃勃的“寻根文学”，这一创作思潮对20世纪90年代作家们转向民间、坚持写实和人文理想，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……

一晃，四十年弹指一挥间。这四十年来，虽然道路走得曲曲折折，但国家领导层面基本上遵守了解放思想、改革开放、不搞阶级斗争、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等承诺。经济建设带来国家的强盛，大国和平崛起的赞声不断出现。这个时候，我常常想起地球上的另一块土地，欧洲欧罗巴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，欧洲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，殖民政策给宗主国带来了广阔市场，国内经济发达，物质繁荣，人们陶醉在纸醉金迷的欲望追求之中，文学上流行了唯美主义、颓废主义等声色犬马的世纪末思潮。就在三十年后，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写出了《贝多芬传》，大声疾呼人类精神的追求。再过了差不多十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，又是罗曼·罗兰发表了《超越混乱之上》的精神宣言，强调在国别以上，应该追求人类共同的精神。作家在国人与敌人的咒骂声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但咒骂他的人，却在战争废墟上不得不收拾残瓦一片了。

文学是社会的良知，是人类历史的见证。文学在一个时期内

可能会被误解、被咒骂甚至被威胁、被迫害，但是优秀文学的真正力量，仍然在于无畏地揭示真相，肯定真善美的理想，让人性中的虚伪、凶残、血腥、无耻都感到战栗与无趣。记得很多年以前，无意中看了一部电视剧，剧中汉景帝对晁错说：“老师啊，你告诉过我，对的事情总是对的，错的事情总是错的。可是，为什么现在明明对的事情却变成了错的？错的东西倒好像变成对的了？”于是，晁错被杀了。在临刑前，晁错对汉景帝说：“皇上，我还要说，对的，到最后还是对的；错的，到最后总是错的。”我想，两千年以前的对与错，现在已经一点也不重要了。但这样一种坚信自己是“对的”的理想，只有在文学作品里，才会被描写得那么生动，那么有生命力。这就是文学的不朽所在！

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套“文学回忆录”丛书，意在为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学提供第一手的资料，收录当代作家有关文学创作的回忆与反思，以及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对人生、社会和历史诸问题的思考。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选题。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和人的历史，将在这里“立此存照”，给当下一个见证，给未来一份信史，也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多维度认知作家的好读本。

策划者向继东先生邀我为丛书作序。恭敬不如从命，于是想到了上面这些，并与本丛书作者与读者共勉。

2017年5月27日于上海鱼焦了斋

诉说往事（代自序）

以前，我对写作者的自述类文字总有些不解，因为他们年复一年，为读者写下的东西已经足够多的了，无论是虚构还是其他，最后作者在文字中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隐匿的空间——一个将大部分时间用来书写的人，完全没有必要进一步交待自己了。

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看法有些改变了。就是说，我理解作者在某个阶段写写自己、自己的过去，总会有些原因的，有十足的理由。

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小书？

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，总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受苦最多的人——虽然有的从来没有这样说过，但心里是这样看的。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只要是把苦难挂在嘴上的人，一般来说都有些可笑。所以他们闭口不说，却要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与他人的经历作比，结果很少发现有谁比自己经受了更多的痛苦。

这也是我的情形，是我曾经有过的认识。

当年龄渐大，经历增多，新的觉悟总会来临的，这觉悟对人来说也许是至为宝贵的。我开始明白：世上的人各有各的痛苦，而且真正的痛苦许多时候是落在心底的，它们并不像外部看上去的完全一样，所以有时候真的难以作出对比。

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，我或许会发现自己不是受苦最多的人，而且还那么幸运。我有时甚至想：少年和青年时期啊，要能够从头重新经历一遍就好了。可惜这是不可能的，一切都不再复返了。

结果，我的回忆怎么也无法令自己沮丧，相反却是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欣悦和感激。我真的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诉说一件件往事、那些极其特别的岁月……我笔下流泻的，更多的还是青春、青春的欢乐。

这就构成了一种怀念——怀念流逝的时光。我也许害怕一切都遗忘和淹没在浑茫的思绪之中，所以才要一遍遍地打捞往昔。与纸上的刻记同步进行的，还有另一份工作，那就是回头翻看自己的照片。这一切在过去是最不被理解的事了，如今却在一一做起来。

当然这也不仅仅是怀念，还有总结。这是关于人生的阶段性小结。这种小结的出现，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向前，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真的不再年轻了——这个事实好像第一次搁在了面前似的，让人心头一沉。

抚摸这些文字和照片，就像抚摸自己的青春……

新的岁月正不可遏止地涌来，我要掬起背囊再次出发了。

张炜

目 录

CONTENTS

游走：从少年到青年

- 第一章 少年纪事 / 3
- 第二章 求学今昔谈 / 20
- 第三章 山地和平原 / 35
- 第四章 一些历险和奇遇 / 46
- 第五章 书里书外 / 59

琐忆与回眸

- 童年三忆 / 71
- 绿色遥思 / 79
- 我跋涉的莽野
——我的文学与故地的关系 / 87
- 山水情结 / 96

写作和行走的心情

——文学访谈辑录 / 123

回眸二十年

——文学访谈辑录 / 155

附录一：从芦青河走向高原（陈占敏） / 177

附录二：张炜文学活动年表（1956—2016） / 211

游走：从少年到青年^二

第一章 少年纪事

油印刊物

我的初中是在胶东半岛上的一处联合中学度过的。今天来看，她的自然环境非常之好：地处海滨，在一片果园的包围之中，校舍是一排排红砖瓦房，被大片绿树掩映，连阔大的操场也罩在了林子里。这里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：春天是密密的苹果花和李子花，是一群群的蜂蝶和小鸟；夏天有流经园里的河渠、不远处的大海，让我们在水里玩得尽兴；秋天果实累累，园径上花丛盛开，花果把人簇拥起来；冬天有遗落枝头的冻果，有高高的雪岭……总之这是一座再好也没有的校园了，它真该与美好的少年时代连接一起，成为一生难得的回忆。

可实际情形却有些复杂：关于她的一切，有时让我深深地沉迷，有时又不忍回眸。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来享受大自然的慷慨赐与，因为当时已经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了，就连这个绿荫

匝地的校园也不能幸免：到处都是造反的呼声，是涌来荡去的各种群众组织。我的同学全都来自附近的几个村庄、国营园艺场和矿区，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，这会儿却在呼喊着同一些话语。老师和同学们除了要写大字报、参加没完没了的游行和批斗会，还要不断地接待从外地赶来串联的一队队红卫兵。后来形势发展得更加严重：我们校园内部也要找出一两个反动的老师和学生，并且也要开他们的批斗会。于是，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字报，是一双双紧张兴奋的眼睛。

校外的批斗大会常常要到我们学校来举行，这既是为了让我们接受难得的教育机会，同时也因为这里有个大操场，地方宽敞。在最紧张的日子里，我们根本不能上课，因为除了批斗会，还有老贫农的忆苦会、老红军的报告会，以及“活学活用”积极分子的“讲用会”等等。剩下的一点时间就是自己折腾：写大字报、相互揭发。那是一个热火朝天意气风发的时代，一个少数人特别痛苦、大多数人十分兴奋的时代。可惜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，这是我最大的不幸与哀伤。

父亲当年正蒙受冤案，所以我似乎从一开始就成为难得的另类角色。校园内一度贴满了关于我、我们一家的大字报。我不敢迎视老师和同学的目光，因为这些目光里有说不尽的内容。校长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，他对词汇特别敏感，即便是从一张张严厉的大字报中，也仍然能寻到一些好句子。我至今记得他盯着墙壁的模样：一手端着一个红色墨水瓶，一手捏着一支毛笔，头颅前倾，不停地戳戳眼镜，然后往墙上那些大字报上划一道道红线……同学们聚在一处欣赏美妙句子的时候，也正是我心碎的一刻。

学校师生已经不止一次参加过我父亲的批斗会。当时我要和大家一起排着队伍，在红旗的指引下赶往会场，一起呼着口号。如林的手臂令人心颤。但最可怕的还不是会场上的情形，而是这之后大

家的谈论，是漫长的会后效应：各种目光、各种议论、突如其来的侮辱。我记得那时常常独自走开，呆在树下，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：怎样快些死去，不那么痛苦地离开这个人世？

我恨校长也爱校长——最后竟长久地感激起这个人。他酷爱文学，最终在校内办起了一份油印文学刊物，取名《山花》。它装订得极为齐整考究。全校只有校长的蜡板字最好，所以每个字都要由他亲手刻下，它们工整得简直就像铅字一样。校长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他绝不容许自己的制作有一丝瑕疵，以至于题图插图全要自己动手，直弄得无一不精，整本刊物美轮美奂。校长号召全体师生都为刊物写稿，并且没有忘记鼓励我。这使我受宠若惊。

我写下的东西刊在了显要的位置上，校长当众赞扬了我。

这在我来说可是了不起的经历。许久许久以后，它又将和那些可怕的屈辱掺在一起，让我既难以掰开又难以忘怀。

我们家孤单单地住在一片林子中，只要没有外人打扰，就会有自己稍稍不同的生活：每日忙过一天，夜晚享受安谧。如果是漫长的冬夜，家里人就会找出一本书来读。听书，成为我当时最大的乐趣。所以很长时间以来，我每天最盼望的就是夜晚快快降临。如果是大雪封地不能出门时，外祖母就点起火盆，再把一张小桌搬到炕上，和母亲一起描花，画些什么。她们做得最好看的就是一种梅花，那是用高粱秸秆的内瓢做成的一朵朵梅花，插满了一株酸枣棵或荆棘——这就成了一树刚刚绽开的腊梅。

除了在家听书，就是想方设法从一切地方找书来看。那时有些书是藏起来的，很不容易找到；有些书是竖排繁体字，拿到手里也读不懂。但强烈的好奇心还是吸引着我，让我磕磕绊绊地一路读下去。记得那些翻译作品和古典文学，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吞食的。这也是我能出人意料地写出一些与大多数同学不同的句子，博得校长赞誉的重要原因。

我们的油印刊物出了好几期。这个事情极大地吸引了校长和部分同学老师，让他们欲罢不能。而在我看来，她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。我会在一个没人的地方长时间与这本油印刊物呆在一起，嗅着她的香气，不止一次把她贴到了脸上。

校长热爱他的刊物，于是就一块儿喜欢起那些能够襄助这个事业的人。我开始受到他的袒护和帮助。文学可以让人在一定程度上免遭苦难，这是我在那个年代里稍稍惊讶的一个发现。

杀狗

由于我们一家独居丛林的缘故，我的童年比较起来是极其孤单的——或者也可以说是最不寂寞的。因为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接触一些动物，在无边的林子里玩耍。而那时的人群在我眼里常常是可怕的，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有多么不善甚至恶毒，我是充分领教过的。

除了在野外看到一些动物，比如各种鸟雀和四蹄小兽之类，再就是养狗和猫了。林野中的动物虽然种类繁多，却不能够随意亲近。它们无论如何还是不能相信有人会对其友善，总是充满了警醒和提防。这在动物来说当然是完全没有错的，只是让我感受了极大的委屈。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多么需要它们的友谊，并且永远不会背弃和伤害它们。可惜这种想法无法表达，我们之间没有通用的语言。但好在我的这种遗憾在很大程度上由猫和狗给弥补了。它们可以与我依偎，相互之间久久注视。它们甚至能够确凿无疑地听懂我的一些话。

我们那时对于猫和狗是家庭成员这种认识，绝没有一点点怀疑和难为情。因为我们一家人与之朝夕相处，我们从它们身上感受到的忠诚和热情、那种难以言喻的热烈而纯洁的情感，是从人群当中